

張騫李廣利傳第三十一 漢書六十一

漢 護 軍 班 撰

唐議奏行秘書監張鷟國子顏 師古集註

張騫傳

張騫漢中人也 師古曰陳壽益部耆舊傳云騫漢中成固人也。宋祁曰也字疑可。

刪建元中為郎時匈奴降者言匈奴破月

氏王 師古曰月氏西域國也氏音反。 以其頭為飲器 韋昭曰飲器榭盞也。

晉 傳 器也或曰飲酒之器也師古曰匈奴頭共飲血盟然則飲酒之器是也。

藏書印

韋 榼音一 皆非也 押榼即今之偏榼所以盛酒耳非用飲者也 獸子製器所以洩便者也 押音擊

月氏遁而怨匈奴無與共擊之師古曰無漢人援助也

方欲事滅胡聞此言欲通使道必更匈奴

中師古曰更過也音工衡反廼募能使使者騫以郎應募使

月氏與堂邑氏奴甘父服虔曰堂邑姓也漢人其奴名甘父師古曰堂

邑氏之奴本胡人名甘父下云堂邑父者蓋取主之姓以為氏而單稱其名曰父○劉敞曰奴甘父直是此人

名號耳非謂堂邑氏之奴名甘父也按胡人名字多以奴為號又後言堂邑父益知其人自氏堂邑名奴甘父也

俱出隴西徑匈奴師古曰道由匈奴過匈奴得之傳詣

張騫

單于單于曰月氏在吾北漢何以得往使

吾欲使越漢肯聽我乎留騫十餘歲予妻

有子然騫持漢節不失居匈奴西騫因與

其屬亡鄉月氏師古曰屬謂同使之官屬鄉讀曰嚮西走數十日

師古曰走趨也不指知其道里多少故以日數言之走音奏一曰走謂奔走也讀如本字至大宛

大宛聞漢之饒財劉氏校本云下欲通不

得見騫喜問欲何之騫曰為漢使月氏而

為匈奴所閉道脫亡唯王使人道送我師古

曰道讀曰導。宋誠得至反漢漢之賂遺王財

物不可勝言大宛以為然遣騫為發道譯

抵康居師古曰抵至也道讀曰導康居傳致大月氏大月氏

王已為胡所殺立其夫人為王宋本云古本夫人字下

有太子二字既臣大夏而君之師古曰以大夏為君也地肥

饒少寇志安樂又自以遠遠漢殊無報胡

之心師古曰下遠音于萬反騫從月氏至大夏竟不能得

月氏要領李奇曰要領要契也師古曰李說非也要衣要也領衣領也凡持衣者則執要

張騫

與領言騫不能得月氏意趣無以持歸於漢故以要領為喻要音一遙反留歲餘還並

南山欲從羌中歸師古曰並音步浪反復為匈奴所得

留歲餘單于死國內亂騫與胡妻及堂邑

父俱亡歸漢拜騫太中大夫堂邑父為奉

使君騫為人彊力寬大信人師古曰強力蠻言堅忍於事

夷愛之堂邑父胡人善射窮急射禽獸給

食師古曰給供也宋本云古本胡字上有故字初騫行時百餘人去

十三歲唯二人得還騫身所至者大宛大

月氏大夏康居而傳聞其旁大國五六宋

本云古本旁字下有有字具為天子言其地形所有師古曰土地之

形及所生之物也語皆在西域傳騫曰臣在大夏時

見印竹杖蜀布臣瓚曰印山名生此竹高節可作杖服虔曰布細布也師古曰印竹

杖人皆識之無假多釋而蘇林乃言節間合而体離誤後學矣問安得此大夏國

人曰吾賈人往市之身毒國鄧展曰毒音篤李奇曰一名天

篤則浮屠胡是也師古曰即敬佛道者○宋本云注文天篤古本作天竺身毒國在大

夏東南可數千里其俗土著師古曰土著者謂有城郭常居

張騫

不隨畜牧移徙也著音直略及其下亦同與大夏同而卑溼暑熱其

民乘象以戰師古曰象大獸垂鼻長牙其國臨大水焉以

騫度之師古曰度計也大夏去漢萬二千里居西南

今身毒又居大夏東南數千里有蜀物此

其去蜀不遠矣今使大夏從羌中險羌人

惡之少北則為匈奴所得從蜀宜徑又無

寇師古曰徑直也宜猶當也從蜀向大夏其道當直○宋本云顯未汪前古本宜作直天子既

聞大宛及大夏安息之屬皆大國多奇物

大宛

土著頗與中國同俗而兵弱貴漢財物其  
北則大月氏康居之屬兵彊可以賂遺設  
利朝也師古曰設施也施之以利誘令入朝誠得而以義屬之師古  
曰謂不以兵革則廣地萬里重九譯致殊俗威德徧  
於四海天子欣欣以騫言為然迺令因蜀  
犍為發間使數道並出師古曰間使者求間隙而行。劉氏校本云監  
本抗本越本出駝出柞出徙印出棘師古曰皆夷種名駝  
數皆作四皆各行一二音尤柞音材各反徙音斯棘音蒲北  
反。宋本云新本字上有出字

張騫

千里其北方閉氏柞服虔曰漢使見閉於夷也師古曰氏與柞二種也。○

宋本云越本無行字南方閉舊昆明師古曰舊昆明亦皆東種名也舊音先采反

昆明之屬無君長善寇盜輒殺略漢使終

莫得通然聞其西可千餘里有乘象國名

滇越服虔曰滇音顛滇馬出其國而蜀賈間出物者或至

焉師古曰間出物謂私往市者於是漢以求大夏道始通滇

國初漢欲通西南夷費多罷之及騫言可

以通大夏迺復事西南夷師古曰事謂經略通之專以事也騫

少子

五十五

漢書卷六十一

二

朱俊

土著頗與中國同俗而兵弱貴漢財物其

北則大月氏康居之屬兵彊可以賂遺設

利朝也師古曰設施也施之以利誘令入朝誠得而以義屬蜀之師古

曰謂不以兵革則廣地萬里重九譯致殊俗威德徧

於四海天子欣欣以騫言為然迺令因蜀

犍為發間使數道並出師古曰間使者求間隙而行。劉氏校本云監

出駝出柞出徙印出棘師古曰皆夷種名駝

皆各行一二本抗本越本數皆作四音尤柞音材各反徙音斯棘音蒲北反。宋本云新本和字上有出字

張騫

千里其北方閉氏柞師古曰漢使見閉於夷也

宋本云越本無行字南方閉舊昆明師古曰舊昆明亦皆東種名也舊音先榮反

昆明之屬無君長善寇盜輒殺略漢使終

莫得通然聞其西可千餘里有乘象國名

滇越服虔曰滇音顛滇馬出其國而蜀賈間出物者或至

焉師古曰間出物謂私往市者於是漢以求大夏道始通滇

國初漢欲通西南夷費多罷之及騫言可

以通大夏迺復事西南夷師古曰事謂經略通之專以事也騫

少子

五

漢書卷六十一

二

朱俊

以校尉從大將軍擊匈奴知水草處軍得  
以不乏○劉敞曰水草處宜有知字。宋本云廼封  
騫為博望侯師古曰取其能廣博瞻望是歲元朔六年也  
後二年騫為衛尉與李廣俱出右北平擊  
匈奴匈奴圍李將軍軍軍失亡多而騫後期  
當斬贖為庶人是歲驃騎將軍破匈奴西  
邊殺數萬人至祁連山其秋渾邪王率眾  
降漢而金城河西並南山至鹽澤空無匈

張騫

奴師古曰並音步浪反。宋祁曰古本河西下更有西字浙本同匈奴時有侯者

到而希矣後二年漢擊走單于於幕北天

子數問騫大夏之屬騫既失侯因曰臣居

匈奴中聞烏孫王號昆莫昆莫父難兜靡

本與大月氏俱在祁連敦煌間小國也師古

曰祁連山以東敦煌以西大月氏攻殺難兜靡奪其地人

民亡走匈奴子昆莫新生傳父布就翎侯

抱亡置草中服虔曰傳父如傳母也李奇曰布就字也翎侯烏孫官名也為昆莫作傳

父也師古曰翎侯烏孫大臣官號其數非一亦猶漢之將軍耳而布就者又翎侯之中別號猶右將軍左將軍耳非其人之字翎與翁同為求食還見狼乳之師古曰以乳飲之又

烏銜肉翔其旁以為神遂持歸匈奴○宋祁曰古本

浙本歸作降單于愛養之及壯以其父民眾與昆

莫使將兵數有功時月氏已為匈奴所破

西擊塞王師古曰塞音先得反西域國名即佛經所謂釋種者塞釋聲相近本一姓耳塞

王去而走遠徙月氏居其地昆莫既健自請

單于報父然遂西攻破大月氏大月氏復

張騫

西走徙大夏地昆莫略其眾因留居兵稍

彊會單于死不肯復朝事匈奴匈奴遣兵

擊之不勝益以為神而遠之師古曰遠離也音于萬反今

單于新困於漢而昆莫地空蠻夷戀故地

又貪漢物誠以此時厚賂烏孫招以東居

故地漢遣公主為夫人結昆弟其勢宜聽

師古曰言事事聽從於漢○劉敞曰遺當作遣○宋祁曰作遣是則是斷匈奴右

臂也既連烏孫自其西大夏之屬皆可招



來而為外臣天子以為然拜騫為中郎將

將三百人馬各二匹牛羊以萬數齎金幣

帛直數千鉅萬多持節副使師古曰為騫之副而各令持節

道可使遣之旁國○宋祁曰古本及浙本遣字下並更有一遣字騫既

至烏孫致賜諭指師古曰以天子意指曉告之未能得其

決語在西域傳騫即分遣副使使大宛康

居月氏大夏烏孫發譯道送騫師古曰道讀曰導與

烏孫使數十人馬數十匹報謝師古曰與騫相隨而來也

張騫

謝天子因令窺漢知其廣大騫還拜為大行

歲餘騫卒後歲餘○宋祁曰古本騫卒字下復騫卒二字其所遣

副使通大夏之屬者皆頗與其人俱來晉灼

曰其國人於是西北國始通於漢矣然騫鑿空

蘇林曰鑿開也空通也騫始開通西域道也師古曰空孔也猶言始鑿其孔穴也故此下言當空道而西域傳

謂孔道也諸後使往者皆稱博望侯以為質於

外國李奇曰質信也外國由是信之其後烏孫竟與

漢結婚初天子發書易鄧展曰發易書以下○宋祁曰古本作發易書

曰神馬當從西北來得烏孫馬好名曰天馬及得宛汗血馬益壯更名烏孫馬曰西極馬宛馬曰天馬云而漢始築令居以西臣瓚曰今居縣名也屬金城築塞西至酒泉也師古曰今音零初置酒泉郡以通西北國因益發使抵安息奄蔡犂靬條支李奇曰犂音軒服虔曰犂靬張掖縣名也師古曰抵至也自安息以下五國皆西域胡也身毒國犂靬即大秦國也張掖犂靬縣蓋取此國為名耳而天子好宛馬使者相望於道一輩大者數百

張騫

人少者百餘人所齎操大放博望侯時古師

曰操持也所齎持謂節及幣也故依也音甫往反

其後益習而衰少焉古師

曰以其串習故不多發人

漢率一歲中使者多者十餘少

者五六輩遠者八九歲近者數歲而反古師

曰道遠則還遲近則來疾

是時漢既滅越蜀所通西南夷皆

震請吏置牂柯越巂益州沈黎文山郡欲

地接以前通大夏

李奇曰欲地界相接至大夏也

迺遣使歲

十餘輩出此初郡

師古曰文山以上初置者

皆復閉昆明

如淳曰為昆明所閉。為所殺奪幣物於是漢

發兵擊昆明斬首數萬後復遣使竟不得

通語在西南夷傳自騫開外國道以尊貴

其吏士爭上書言外國奇怪利害求使天

子為其絕遠非人所樂聽其言師古曰凡人皆不樂去故

有自請為使者即聽而遣之予節募吏民無問所從來師古曰

曰不為限禁遠近雖家人私隸並許應募為具備人眾遣之以廣其

道來還不能無侵盜幣物及使失指師古曰乘天子

張騫

指天子為其習之輒覆按致重罪師古曰言其串習不

以為難必當更求充使也以激怒令贖師古曰令立功以贖罪復求使

使端無窮而輕犯法其吏卒亦輒復盛推

外國所有言大者予節言小者為副故妄

言無行之徒皆爭相效其使皆私縣官齎

物師古曰言所齎官物竊自用之同於私有欲賤市以私其利師古曰所市之

物得利多者不盡入官也外國亦厭漢使人人有言輕重

服虔曰漢使言於外國人人輕重不實度漢兵遠不能至師古曰度計也而

禁其食物以苦漢使師古曰今之漢使之絕責其困苦也

怨至相攻擊樓蘭姑師小國當空道師古曰空

即孔也。宋祁曰怨浙本作怒。攻劫漢使王恢等尤甚而匈奴

奇兵又時時遮擊之使者爭言外國利害

師古曰言服之則利不計則為害。皆有城邑兵弱易擊於是天

子遣從票侯破奴師古曰趙破奴將屬國騎及郡兵

數萬以擊胡胡皆去明年擊破姑師虜樓

蘭王酒泉列亭鄯至玉門矣韋昭曰玉門關在龍勒界而

張騫

大宛諸國發使隨漢使來觀漢廣大以大

鳥卵及犛犛眩人獻於漢應劭曰卵大如一石犛也眩相詐惑也

鄧太后時西夷檀國來朝賀詔令為之而諫大夫陳禪以為夷狄偽道不可施行後數日尚書陳忠案漢舊書

乃知世宗時犛犛獻見幻人天子大悅與俱巡狩乃知古有此事師古曰鳥卵如汲水之犛耳無一二石也應

說失之眩讀與幻同即今吞刀吐火植瓜種樹屠人截馬之術皆是也本從西域來犛音羗。宋祁曰如只曰

大鳥則成一事當云大鳥及卵犛犛越本作黎軒者非又注文犛字按西域鳥弋傳師古音羗於龍反汲水瓶

也今離與羗是一字同從尾無容別音羗必無二音亦當云一音羗。天子大說師古曰說讀曰

悅而漢使窮河源其山多玉石采來臣瓚曰漢使采

大宛

取持來

至漢天子案古圖書名河所出山曰昆崙

云是時上方數巡狩海上迺悉從外國客

大都多人過之則散財帛賞賜厚具饒給

之以覽視漢富厚焉師古曰視讀曰示言示之

本作大都多人

大角氏

師古曰氏音丁

出音戲

諸怪物多聚觀者

師古曰聚都邑人令觀看

行

賞賜酒池肉林令外國客徧觀名倉庫府藏

之積欲以見漢廣大傾駭之

師古曰

及加其

張騫

眩者之工而角氏奇戲歲增變其益興自

此始而外國使更來更去

師古曰遞互來去前後不絕更音工衡反

大宛以西皆自恃遠尚驕恣未可誑以禮

羈縻而使也漢使往既多其少從率進孰

於天子

孟康曰少從不如計也或曰少者少年從行之微者也進孰美語如成熟也晉灼曰多進

虛美之言必成之計於天子而卒不果也師古曰漢時謂隨使而出外國者為少從總言其少年而從使也從

音材用反事見班固與弟仲升書進孰者但空進成熟之言

言大宛有善馬在

貳師城匿不肯示漢使天子既好宛馬聞

之甘心師古曰志懷美悅專事求之使壯士車令等持千

金及金馬以請宛王貳師城善馬宛國饒

漢物師古曰素有漢地財物故不貪金馬之幣相與謀曰漢去我遠

而鹽水中數有敗服虔曰水名道從水中行師古曰沙磧之中不生草木水文鹹

出其北有胡寇出其苦即今敷煌西北惡磧者也數有敗言每自死亡也

南之水草又且往往而絕邑師古曰言近道之處無城郭之

也居乏食者多漢使數百人為輦來常之食

死者過半是安能致大軍乎且貳師馬宛

張騫

寶馬也遂不肯予漢使漢使怒妄言椎金

馬而去如淳曰罵詈也師古曰椎破金馬也椎音直追反其字從木宛中貴人

怒曰師古曰中貴人中臣之貴者漢使至輕我遣漢使去令

其東邊郁成王遮攻殺漢使取其財物天

子大怒諸嘗使宛姚定漢等言宛兵弱誠

以漢兵不過三千人劉氏校本云監本越本兵字上無漢字彊弩

射之即破宛矣天子以嘗使浞野侯攻樓

蘭以七百騎先至虜其王以定漢等言為

卷之二十一 漢書 卷之二十一

然而欲侯寵姬李氏師古曰欲迺以李廣利  
為將軍伐宛騫孫猛字子游有俊才元帝  
時為光祿大夫使匈奴給事中為右顯所  
譖自殺

### 李廣利傳

李廣利女弟李夫人有寵於上產昌邑哀  
王太初元年以廣利為貳師將軍發屬國  
六千騎及郡國惡少年數萬人以往師古曰惡少年

李廣利

謂無行義者

期至貳師城取善馬故號貳師將軍

故浩侯王恢使道軍既西過鹽水當道小  
國各堅城守不肯給食攻之不能下下者  
得食不下者數日則去比至郁成士財有  
數千師古曰比音必寐反財與才同皆飢罷師古曰罷讀曰疲攻郁成  
城郁成距之所殺傷甚衆貳師將軍與左  
右計至郁成尚不能舉况至其王都乎引  
而還往來二歲至敦煌士不過什一二師古

日十人之中使使上書言道遠多乏食且士

卒不患戰而患飢人少不足以拔宛願且

罷兵益發而復往師古曰益多也天子聞之大怒使

使遮玉門關曰軍有敢入斬之貳師恐因

留屯敦煌其夏漢亡浞野之兵二萬餘於

匈奴師古曰趙破奴後封浞野侯公卿議者皆願罷宛

軍專力攻胡天子業出兵誅宛宛小國而

不能下則大夏之屬漸輕漢而宛善馬絕

李廣利

不來烏孫輪臺易苦漢使

晉灼曰易輕也師古曰輪臺亦國名

為外國笑屈案言伐宛尤不便者鄧光等

赦囚徒扞寇盜如淳曰故囚徒使其扞禦寇盜師古曰使

發惡少年及邊騎歲餘而出敦煌六

萬人師古曰興發部署歲餘乃得行負私從者不與師古曰負私糧食及

牛十萬馬二萬匹驢橐駝

以萬數齎糧兵弩其甚設師古曰施張其具也天下騷動

轉相奉伐宛五十餘校尉宛城中無井汲



城外流水於是遣水工徙其城下水空以

穴其城師古曰穴孔也徙其城下水者令從他道流不迫其城也空以穴其城者圍而攻之令作

孔使穿穴也下云決其水原移之又云圍其城攻之皆再叙其事也一曰既徙其水不令於城下流而因其舊

引水入城之益發戎甲卒十八萬酒泉張掖

北置居延休屠以衛酒泉如淳曰立二縣以衛邊也或曰置二部都

尉而發天下七科適師古曰適讀曰謫七科解在武紀及載糒

給貳師師古曰糒乾飯音備轉車人徒相連屬至敦煌

師古曰屬音之欲反而拜習馬者一人為執驅

李廣利

馬校尉師古曰習猶便也一人為執備破宛擇取

其善馬云於是貳師後復行○宋祁曰古無後字予謂後字當存

為兵多所至小國莫不迎出食給軍至輪

臺輪臺不下攻數日屠之自此而西平行

至宛城師古曰平行言無寇難兵到者三萬宛兵迎擊

漢兵漢兵射敗之宛兵走入保其城貳師

欲攻郁成城恐留行而令宛益生詐師古曰留

行謂留止廼先至宛決其水原移之○宋祁曰原古本作

六十二

源則宛固已憂困圍其城攻之四十餘日

宛貴人謀曰王母寡匿善馬殺漢使師古曰母寡死

王名今殺王而出善馬漢兵宜解即不宋祁曰不字

下當有解字廼力戰而死未晚也宛貴人皆以為

然共殺王其外城壞虜宛貴人勇將前靡

師古曰宛之貴人為將而勇者名煎靡也煎音子延反宛大恐走入中城相

與謀曰漢所為攻宛以王母寡持其頭遣

人使貳師約曰漢無攻我我盡出善馬恣

李廣利

所取而給漢軍食即不聽我我盡殺善馬

康居之救又且至至我居內康居居外與

漢軍戰孰計之何從師古曰令貳師孰計之而欲攻戰乎欲不攻而取馬

平是時康居候視漢兵尚盛不敢進貳師

聞宛城中新得漢人知穿井而其內食尚

多計以為來誅首惡者母寡母寡頭已至

如此不許則堅守而康居候漢兵罷來救

宛破漢軍必矣師古曰罷讀曰疲軍吏皆以為然許

宛之約宛廼出其馬令漢自擇之而多出

食食漢軍師古曰下食讀曰飲漢軍取其善馬數十匹

中馬以下牝牡三千餘匹而立宛貴人之

故時遇漢善者名味蔡為宛王服虔曰蔡音楚言蔡師古

而引歸初貳師起敦煌西為人多道上國

不能食師古曰起發也道上國近道諸國也食讀曰飲分為數軍從南

北道校尉王申生故鴻臚壺充國等千餘

人李廣利

李廣利

人別至郁成城宋祁曰成城古本浙本作都城守不肯給食

申生去大軍二百里負而輕之師古曰負恃也恃大軍之威而

輕敵攻郁成急郁成窺知申生軍少晨用三

千人攻殺申生等數人脫亡走貳師師古曰走音奏

貳師令搜粟都尉上官桀往攻破郁成郁

成降其王亡走康居桀追至康居康居聞

漢已破宛出郁成王與桀桀令四騎士縛

守詣大將軍如淳曰時多別將故謂貳師為大將軍四人相謂郁成

漢所毒

師古曰言毒恨

今生將卒失大事

師古曰卒讀曰猝

欲

殺莫適先擊

師古曰適主也無有主意先擊者也音丁歷反

上邽騎士趙

弟拔劍擊斬郁成王桀等遂追及大將軍

初貳師後行天子使使告烏孫大發兵擊

宛烏孫發二千騎往持兩端不肯前貳師

將軍之東

師古曰東旋軍東出

諸所過小國聞宛破皆

使其子弟從

貢獻見天子因為質焉軍

還入玉門者

禹餘人馬千餘匹

宋祁曰古本無玉門者

李廣利

萬餘人六字

後行非乏食戰死不甚多而將吏貪

不愛卒侵牟之以此物故者衆

師古曰侵牟言如牟賊之

食苗也物故謂死也解具在景紀及蘇武傳

天子為萬里而伐不錄

其過廼下詔曰匈奴為害久矣今雖徙幕

北與旁國謀共要絕大月氏使遮殺中郎

將江

宋祁曰古本江下有乃始二字

故鴈門守攘危須以

西及大宛皆合約殺期門車令

服虔曰危須國名也文穎

日漢使期門郎也車令姓名也

中郎將朝及身毒國使隔東西

道貳師將軍廣利征討厥罪伐勝大宛賴

天之靈從沂河山涉流沙○劉敞曰從隨也通西海

山雪不積張晏曰是歲雪少故得往還喜得天人之應也師古曰從由也沂逆流而上也言路

由山險又沂河也沂音素士大夫徑度師古曰言無屯難也獲王首虜

珍怪之物畢陳於闕其封廣利為海西侯

食邑八千戶又封斬郁成王者趙第為新

時侯軍正趙始成功最多為光祿大夫上

官桀敢深入為少府李哆有計謀為上黨

李廣利

太守師古曰哆音昌野反軍官吏為九卿者三人諸侯

相郡守二千石百餘人千石以下千餘人

奮行者官過其望孟康曰奮迅也以適過行者

皆黜其勞師古曰適讀曰謫言以罪謫而行者免其所犯不叙功勞士卒賜直

四萬錢師古曰或以他財物充之故去直伐宛再反師古曰再反猶今言兩迴

凡四歲而得罷焉後十一歲征和三年○宋祁曰

古本征作延貳師復將七萬騎出五原擊匈奴度

鄜居水師古曰鄜音質兵敗降匈奴為單于所殺語

大曰 七十七

在匈奴傳

贊曰禹本紀言河出昆侖昆侖高二千五

百里餘○宋祁曰古本浙本作餘里日月所相避隱為光明

也自張騫使大夏之後窮河原惡暗所謂

昆侖者乎鄧展曰漢以窮河原於何見昆侖乎尚書曰道河積石是謂河原出於積石積石在

金城河關不言出昆侖也師古曰惡音烏故言九州山川尚書近之

矣至禹本紀山經所有放哉如溥曰放蕩迂闊不可信也師古曰

如說是也荀悅悞以放為效字因解為不效蓋失之矣○傳第三十一

李廣利

司馬遷傳第三十二 漢書六十二

漢 護 軍 班 固 撰

唐議奏行秘書監琅邪縣國學顏 師古 集註

司馬遷傳

昔在顓頊命南正重司天火正黎司地張晏

曰南方陽也火水配也水為陰故命南正重司天火正黎兼地職也臣瓚曰重黎司天地之官也唐虞謂之羲

和則司地者直曰北正古文作北正師古曰瓚說非也據班氏幽通賦云黎淳耀於高辛則此為火正是也

唐虞之際紹重黎之後使復典之至于夏

商故重黎氏世序夫天地其在周程伯休甫

其後也應劭曰封為程國伯休甫字也當宣王時官失其守而

為司馬氏師古曰失其所守之職也司馬氏世典周史宋

祁曰折本此句無惠襄之間司馬氏適晉張晏曰周

司馬氏世四字晉中軍隨會奔魏如淳曰左

惠王襄王有子績叔帶之難故司馬氏奔晉也魏而還晉

氏傳晉偽使魏壽餘誘士會於秦謀而還時也師古曰

奔古奔字也據春秋隨會奔秦其後自秦入魏而還晉

今此言隨會奔魏司馬氏因入少梁則似謂自晉出奔

魏耳但魏國在獻公時已滅為邑封畢萬矣既非別國

不得言奔未而司馬氏入少梁師古曰少梁本

詳遷之所說而司馬氏入少梁梁國也為秦所

滅號為自司馬氏去周適晉分散或在衛或

少梁在趙或在秦其在衛者相中山張晏曰司馬

在趙者以傳劍論顯服虔曰世善劍也師古曰

頓反如淳曰刺客傳之蒯聵也師在

秦者錯與張儀爭論儀曰不如伐韓司馬錯以

當先伐蜀惠王從之起兵伐於是惠王使錯將兵

伐蜀遂拔因而守之蘇林曰為郡守錯孫斬音祈事

武安君白起而少梁更名夏陽斬與武安

君阮趙長平軍

文穎曰趙孝成王時趙括為將

還而與之俱

賜死杜郵

李奇曰地名在咸陽西十里師古曰郵音尤

葬於華池

晉灼

曰池名也在鄠縣師古曰晉說非也華池在左馮翊界近夏陽非鄠縣

斬孫昌為秦

王鐵官當始皇之時蒯瞶之孫印為武信

君將而徇朝歌

師古曰武信君即武臣也未為趙王之前號武信君項籍傳曰趙將

司馬印是知為武臣之將也。劉敞曰此言當始皇時為武信君將則武信君非武臣也諸侯之

相王王印於殷

師古曰項羽封印為殷王

漢之伐楚印歸

漢以其地為河內郡昌生母懌

師古曰懌弋亦反

母

司馬遷

懌為漢市長母懌生喜喜為五大夫卒皆

葬高門

蘇林曰長安北門也師古曰蘇說非也高門地名在夏陽西北而東去華池三里

喜生談談為太史公

如淳曰漢儀注太史公武帝置位在丞相上天下計

書先上太史公副上丞相序事如古春秋遷死後宣帝以其官為令行太史公文書而已晉灼曰百官表無太史公在丞相上又衛宏所說多不實未可以為正師古曰談為太史令耳遷尊其父故謂之為公如說非也。

劉攽曰周制外史

方之志布在諸侯國其位上士皆在諸侯之卿上秦亦有之故漢儀注所謂太史公在丞相上謂此也衛宏所說亦不可謂之全非。宋祁曰遷與任安書自言僕之先人文史星曆近乎卜祝之間

固上所戲弄倡優畜之流俗之所輕也若其位在丞相上安得有此言邪百官表不著其官信其非矣

太



史公學天宮於唐都

師古曰即律歷志所云方士唐都者

受易

於揚何

師古曰何字叔元菑川人見儒林傳

習道論於黃子

師古曰景

帝時人也儒林傳謂之黃生與轅固爭論於上前謂湯武非受命乃殺也

太史公仕於

建元元封之間愍學者不達其意而師諄

師古曰諄惑也各習師法惑於所見諄音布內反

乃論六家之要指曰

易大傳曰

宋祁曰越本無曰字

大下一致而百慮同

歸而殊塗

張晏曰大傳謂易繫辭

夫陰陽儒墨名法道

德此務為治者也直所從言之異路有省

不省耳

師古曰言發迹雖殊同歸於治但學者不能省察昧其端緒耳直猶但也

嘗竊

觀陰陽之術大詳而衆忌諱使人拘而多

畏

李奇曰陰陽之術月令星官是其枝葉也師古曰拘曲礙也

然其叙四時之

大順不可失也儒者博而寡要勞而少功

是以其事難盡從然其叙君臣父子之禮

列夫婦長幼之別不可易也

師古曰易變也

墨者儉

而難遵是以其事不可徧循

師古曰言難盡用

然其

彊本節用不可廢也法家嚴而少恩然其

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也名家使人儉

而善失真師古曰劉向別錄云名家者流出於禮官古者名位不同禮亦異數孔子曰必也正

乎然其正名實不可不察也道家使人精

神專一動合無形澹足萬物師古曰澹古贍字其為

術也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撮名法

之要師古曰撮摠取也音千活反與時遷徙應物變化立

俗施事無所不宜指約而易操事小而功

多師古曰操執持也音千高反儒者則不然以為人主天下

之儀表也君唱臣和主先臣隨如此則主

勞而臣佚師古曰佚樂也字與逸同至於大道之要去健

羨服虔曰門戶健壯也如淳曰知雄守雌是去健也

閉者無關捷嚴君平曰折關破捷使姦者自止服說是

也師古曰二義並通捷其偃反然今書本字皆作健字也○宋氏校本云

黜聰明如淳曰不尚賢絕聖棄知也晉灼曰嚴君平曰

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敝神形蚤衰欲與

天地長久非所聞也師古曰蚤古早字夫陰陽四時

八位十二度二十四節各有教令張晏曰八位八卦位

也十二度十二次也二十四節就中氣也各有禁謂月令也曰順之者昌逆之

者亡未必然也故曰使人拘而多畏夫春

生夏長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經也師古曰經常法

弗順則無以為天下紀綱故曰四時之大

順不可失也夫儒者以六藝為法六藝經

傳以千萬數累世不能通其學當年不能

究其禮師古曰究盡也故曰博而寡要勞而少功若

司馬遷

夫列君臣父子之禮序夫婦長幼之別雖

百家弗能易也墨者亦上堯舜言其德行

曰堂高三尺土階三等茅茨不翦椽椽不

斲師古曰屋蓋曰茨茅茨以茅覆屋也採椽木也茨音疾茲反採音采又音菜飯土簋

歡土刑師古曰簋所以盛飯也刑以盛羹也土謂燒土為之即瓦器也飯扶晚反簋音軌歡音尺

悅糲梁之食服虔曰糲粗米也張晏曰一斛粟七斗米為糲音粹師古曰食飯也。宋

注曰景本糲作糲注同越本糲音賴藜藿之羹師古曰藜草似蓬也藿豆葉也夏

日葛衣冬日鹿裘其送死桐棺三寸舉音

大子九

不盡其哀教喪禮必以此為萬民率故天下共若此則尊卑無別也○宋祁曰越本共作法夫世異時移事業不必同故曰儉而難遵也要曰彊本節用則人給家足之道也師古曰給亦足也此墨子之所長雖百家不能廢也法家不別親疏不殊貴賤一斷於法則親親尊尊之恩絕矣可以行一時之計而不可長用也故曰嚴而少恩若尊主卑臣明分

司馬遷

職不得相踰越雖百家不能改也師古曰分音扶問反

名家苛察繳繞如淳曰繳繞猶纏繞也使人不

得反其意劇決於名時失人情師古曰劇讀與專同又音

章免反故曰使人儉而善失真若夫控名責

實參伍不失晉灼曰引名責實參錯交互明知事情此不可不

察也道家無為又曰無不為師古曰無為者守靜一也無不

為者功利大也其實易行其辭難知師古曰言指趣幽遠其術以

虛無為本以因循為用師古曰任自然也無成勢無

常形故能究萬物之情不為物先後故能為萬物主有法無法因時為業有度無度

因物興舍師古曰興起也舍廢也故曰聖人不巧時變是

守師古曰無機巧之心但順時也虛者道之常也因者君之綱

也師古曰言因百姓之心以為教但執其綱而已羣臣並至使各自明也

其實中其聲者謂之端實不中其聲者謂

之款服虔曰款空也李奇曰聲則名也師古曰中當也充也音竹仲反款言不聽

姦廼不生賢不肖自分白黑廼形師古曰形見也在

司馬遷

所欲用耳何事不成廼合大道混混冥冥

師古曰元氣之貌也混音胡本反光燿天下復反無名師古曰反還也凡

人所生者神也宋祁曰浙本所字下有以字所託者形也

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敝形神離則死死

者不可復生離者不可復合故聖人重之

由此觀之神者生之本形者生之具不先

定其神形而曰我有以治天下何由哉師古

曰凡此皆言道太史公既掌天官不治民有子

家之教為長也

每

曰遷遷生龍門

蘇林曰禹所鑿龍門也師古曰龍門山其東則在今秦州龍門縣北其西則在今同州韓成縣北而河從其中下流

耕牧河山

之陽

師古曰河之北山之

也南年十歲則誦古文二十而南游江淮上

會稽探禹穴窺九疑

張晏曰禹巡狩至會稽而崩因葬焉上有孔穴民間

云禹入此穴九疑舜墓在焉師古曰會稽山名本茅山也禹於此會諸侯之計因名曰會稽九疑山有九峯解

在司馬相如傳

浮沅湘

師古曰沅水出牂柯湘水出零陵二水皆入江

北涉汶泗

師古

地理志汶音問

講業齊魯之都觀夫子遺風

鄉射鄒嶧

師古曰鄒縣名也嶧山名也近曲阜地也於此行鄉射之禮嶧音擇

院困

司馬遷

蕃薛彭城

師古曰蕃縣名也音反

過梁楚以歸於是遷

仕為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略邛笮昆

明

師古曰笮才各反

還報命是歲天子始建漢家之

封而太史公留滯周南

如淳曰周南洛陽也張晏曰洛陽而謂周南者

自陝以東皆周南之地也

不得與從事

師古曰與讀曰豫

發憤且卒

而子遷適反見父於河雒之間太史公執

遷手而泣曰予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

嘗顯功名虞夏典天官事後世中衰絕於

大正廿三

予乎女復為太史則續吾祖矣今天子接  
千歲之統封泰山而予不得從行是命  
也夫命也夫予死爾必為太史毋忘吾  
所欲論著矣且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  
君終於立身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此孝  
之大也師古曰此孔子說孝經之辭也夫天下稱周公言其能  
論歌文武之德宣周召之風師古曰召讀曰邵達大  
王王季思慮爰及公劉以尊后稷也師古曰爰曰也

司馬遷

發語辭也一曰爰於也

幽厲之後王道缺禮樂衰孔子脩

舊起廢論詩書作春秋則學者至今則之  
自獲麟以來四百有餘歲而諸侯相兼史  
記放絕今漢興海內壹統明主賢君忠臣  
義士予為太史而不論載廢天下之文予  
甚懼焉爾其念哉遷俯首流涕曰小子不  
敏請悉論先人所次舊聞不敢闕卒三歲  
而遷為太史令紬史記石室金縢之書如傳

大正冊二

卷之二十一

九

曰細徹舊書故事而次述之師古曰此說非也細謂綴集之音冑錯與匱同五年而當太

初元年李奇曰遷為太史後五年適當武帝太初元年時述史記也十一月甲

子朔旦冬至天歷始改建於明堂諸神受

記張昞曰以元新改立明堂朝諸侯及郡守受正朔各有山川之祀故曰諸神受記孟康曰明堂班十二月之

政歷紀四時故改建於明堂諸神受記若勾芒祝融之屬皆受瑞記遷因此而作師古曰張說是矣太史

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歲而有孔

子孔子至于今五百歲有能紹而明之正

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意在斯乎

司馬遷

意在斯乎小子何敢攘焉師古曰攘古讓字當已述成先人之業何

敢自謙當五百歲而讓之也上大夫壺遂曰昔孔子為何作

春秋哉太史公曰余聞之董生服虔曰仲舒也周道

廢孔子為魯司寇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

子知時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

十二年之中師古曰是非謂本其得失以為天下儀表貶

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而已矣師古曰時諸侯僭侈大夫

擅權故貶討之也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

貶退也討治也



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經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與師古曰與讀曰豫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存亡國繼絕世補敝起廢王道之大者也易著天地陰陽四時五行故長於變師古曰以變化之道為長也長讀如本字一曰長謂崇長之也音竹兩反下皆類此。宋祁曰淳化本作長於變化予準書記等語不當有化字傳者見注中有化字誤足之禮綱紀人倫故長於行書記先王之事故長於政詩記山川谿谷禽獸

同馬遷

草木牝牡雌雄故長於風樂樂所以立故長於和春秋辯是非故長於治人是故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導事詩以達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義師古曰道言也撥亂世反之正莫近於春秋春秋文成數萬張晏曰春秋萬八千字當言減而云成字誤也師古曰張說非也一萬之外即以萬言之故云數萬何乃忽言減乎學者又為曲解云公羊經傳凡四萬四千餘字尤疏謬矣其指數千萬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

大九十一

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社稷者不可

勝數師古曰解並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師古

曰已語故易曰差以毫釐謬以千里師古曰今

終之辭尋象繫辭並無此語所稱易緯者則有之焉斯蓋易家

之別說者也。宋祁曰注文別本家字作象監本說字

作記校故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朝一夕之故

本作說其漸久矣師古曰易坤有國者不可以不知

春秋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為人

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

司馬遷

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師古曰為人君父者

○宋祁曰漸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

本無者字之名師古曰蒙為人臣子不通於春秋之義

者必陷篡弑誅死之罪其實皆以善為之

而不知其義師古曰其心雖善以不知被之空言

不敢辭蘇林曰趙盾不知討賊夫不通禮義之

指至於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

君不君則犯師古曰為臣下所干犯臣不臣則

也一曰違犯禮義也

誅父不父則無道子不子則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過也以天下大過予之受而不敢辭故春秋者禮義之大宗也夫禮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後法之所為用者易見而禮之所為禁者難知壺遂曰孔子之時上無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斷禮義師古曰斷決也決之於禮義也當一王之法今夫子上遇明天子下得守職萬事既具咸

同馬遷

司馬遷

各序其宜夫子所論欲以何明太史公曰

唯唯否否

晉灼曰唯唯謙應也否否不通也師古曰唯音弋癸反

不然余聞

之先人曰處戲至純厚作易八卦

師古曰處讀與伏同

堯舜之盛尚書載之禮樂作焉湯武之隆

詩人歌之春秋采善貶惡推三代之德褒

周室非獨刺譏而已也漢興已來至明天

子獲符瑞封禪改正朔易服色受命於穆

清

師古曰於歎辭也穆美也言天子有美德而政化清也於讀曰烏。劉敞曰言於穆清遂不成文理

上六册文

古學三二一

文選卷之三

一

穆清澤流罔極師古曰罔無也極止也海外殊俗重譯款

塞師古曰款叩也請來獻見者不可勝道師古曰道言也臣下

百官力誦聖德猶不能盡宣其意師古曰力勤也且

士賢能矣而不用有國者恥也主上明聖

○宋祁曰監本主下無上字浙本係德不布聞有司之過也且余

掌其官廢明聖盛德不載滅功臣賢大夫

之業不述墮先人所言師古曰墮毀也謂不脩之也音火規反罪

莫大焉余所謂述故事整齊其世傳○宋祁曰浙

本無世字非所謂作也而君比之春秋謬矣於

是論次其文十年而遭李陵之禍幽於纍

紲師古曰纍係也紲長繩也纍音力追反紲音先列反廼喟然而歎曰是余

之臯師古曰喟然歎息貌也音丘位反夫身虧不

用矣退而深惟曰師古曰推思也夫詩書隱約者欲

遂其志之思也師古曰隱憂也約屈也卒述陶唐以來

至于麟止服虔曰武帝得白麟而鑄金作麟足形作史記止於此也張晏曰武帝獲麟遷以為

述事之端上記黃帝下至麟止猶春秋止於獲麟也自

黃帝始

師古曰遷之書序衆篇各別有辭班氏以其文多故略而不載但取最後一首故此單目盡於六十九至推漢繼五帝末流之後乃言第七十讀者不詳其意或於目中加去叙傳第七十此大妄矣

五帝本紀第一夏本紀第二殷本紀第三

周本紀第四秦本紀第五始皇本紀第六

項羽本紀第七高祖本紀第八呂后本紀

第九孝文本紀第十孝景本紀第十一今

上本紀第十二三代世表第十三諸侯

年表第二六國年表第三秦楚之際月表

同馬遷

第四漢諸侯年表第五高祖功臣年表第

六惠景間功臣年表第七建元以來侯者

年表第八王子侯者年表第九漢興以來

將相名臣年表第十禮書第一樂書第二

律書第三歷書第四天官書第五封禪書

第六河渠書第七平準書第八吳太伯世

家第一齊太公世家第二魯周公世家第

三燕召公世家第四師古曰召讀曰邵管蔡世家第

五陳杞世家第六衛康叔世家第七宋微  
子世家第八晉世家第九楚世家第十越  
世家第十一鄭世家第十二趙世家第十  
三魏世家第十四韓世家第十五田完世  
家第十六孔子世家第十七陳涉世家第  
十八外戚世家第十九楚元王世家第二  
十荆燕王世家第二十一齊悼惠王世家  
第二十二蕭相國世家第二十三曹相國

司馬遷

世家第二十四留侯世家第二十五陳丞  
相世家第二十六絳侯世家第二十七梁  
孝王世家第二十八五宗世家第二十九

師古曰景帝子凡十三人爲王而母五人  
所生遷謂同母者爲一宗故云五宗也

三王世家

第三十伯夷列傳第一管晏列傳第二老

子韓非列傳第三司馬穰苴列傳第四

師古

曰直音  
子閻反

孫子吳起列傳第五伍子胥列傳第

六仲尼弟子列傳第七商君列傳第八蘇

秦列傳第九張儀列傳第十樛里甘茂列傳第十一穰侯列傳第十二白起王翦列傳第十三孟子荀卿列傳第十四平原虞卿列傳第十五孟嘗君列傳第十六魏公子列傳第十七春申君列傳第十八范雎蔡澤列傳第十九樂毅列傳第二十廉頗藺相如列傳第二十一田單列傳第二十二魯仲連列傳第二十三屈原賈生列傳

第二十四呂不韋列傳第二十五刺客列傳第二十六李斯列傳第二十七蒙恬列傳第二十八張耳陳餘列傳第二十九魏豹彭越列傳第三十黥布列傳第三十一淮陰侯韓信列傳第三十二韓王信盧綰列傳第三十三田儋列傳第三十四樊鄴滕灌列傳第三十五張丞相倉列傳第三十六酈生陸賈列傳第三十七傳靳蒯成

侯列傳第三十八

師古曰蒯成侯周緄也蒯音普肯反又音陪

劉敬

叔孫通列傳第三十九季布欒布列傳第

四十爰盎鼂錯列傳第四十一張釋之馮

唐列傳第四十二萬石張叔列傳第四十

三田叔列傳第四十四扁鵲倉公列傳第

四十五吳王濞列傳第四十六魏其武安

列傳第四十七韓長孺列傳第四十八李

將軍列傳第四十九衛將軍驃騎列傳第

司馬遷

五十平津主父列傳第五十一匈奴列傳

第五十二南越列傳第五十三閩越列傳

第五十四朝鮮列傳第五十五西南夷列

傳第五十六司馬相如列傳第五十七淮

南衡山列傳第五十八循吏列傳第五十

九汲鄭列傳第六十儒林列傳第六十一

酷吏列傳第六十二大宛列傳第六十三

游俠列傳第六十四佞幸列傳第六十五



滑稽列傳第六十六日者列傳第六十七  
龜策列傳第六十八貨殖列傳第六十九  
惟漢繼五帝末流接三代絕業周道既廢  
秦撥去古文焚滅詩書故明堂石室金縢  
玉版圖籍散亂如淳曰玉版刻玉版書為文字也漢興蕭何次  
律令韓信申軍法張蒼為章程叔孫通定  
禮儀則文學彬彬稍進詩書往往間出師古  
曰彬彬文章貌彬音邪間音居覓反自曹參薦蓋公言黃老而賈

司馬遷

誼鼂錯明申韓公孫弘以儒顯百年之間  
天下遺文古事靡不畢集太史公仍父子  
相繼養其職師古曰篋讀與撰同宋祁曰篋當作篋曰於戲師古曰於戲歎聲也於讀曰烏戲讀曰呼古字或作烏辱今字或作烏呼音義皆同耳而俗之讀者隨字而別又曲為解釋六有吉凶美惡之殊是不通其大指也義例具在詩及尚書不可一一徧舉之余維先人嘗

掌斯事顯於唐虞至于周復典之故司馬  
氏世主天官至于余乎欽念哉師古曰欽敬也罔羅  
天下放失舊聞王迹所興原始察終見盛

大八八

五七二

六八二

十一

立

觀衰論考之行事略三代錄秦漢上記軒

轅下至于茲著十二本紀既科條之矣並

時異世年差不明作十表師古曰並時則年差殊異代則難以明

辨故作表也禮樂損益律歷改易兵權山川鬼神

天人之際承敝通變作八書二十八宿環

北辰三十輻共一轂運行無窮孟康曰象黃帝以下三十

家也老子言車二十輻運行無窮以象王者如此也師古曰此說非也言象星共繞北辰諸輻咸歸車轂若文武之臣尊輔弼股肱之臣配焉忠信行道以

輔天子也

同馬遷

奉主上作三十世家扶義俶儻不令已失

時師古曰俶儻大節也俶吐歷反立功名於天下作七十列傳

凡百三十篇五十二萬六千五百字為太

史公書序略以拾遺補藝成一家言孟康曰藝音揲

謂裳下懷揲李奇曰藝六藝也師古曰李說是也藝古藝字。宋祁曰越本補字下有闕字協六

經異傳齊百家雜語臧之名山副在京師

師古曰臧於山者備亡失也其副貳本乃留京師也以竣後聖君子第七十

師古曰竣遷之自叙云爾師古曰自此以前皆其自叙之辭也自此以後乃

班氏作傳語耳而七篇缺有錄無書張晏曰遷沒之後亡景紀武紀禮書樂書

兵書漢興已來將相年表日者列傳三王世家龜策列傳傳新列傳元成之間褚先生補缺作武帝紀三王世

家龜策日者傳言辭鄙陋非遷本意也師古曰序日本無兵書張去亡失此說非也。劉奉世曰兵書即律書

蓋當時有二名爾遷既被刑之後為中書令尊寵任

職故人益州刺史任安師古曰故人者言其舊交也予遷書

責以古賢臣之義遷報之曰少卿足下如淳

曰少卿任安字曩者辱賜書教以慎於接物推賢進

士為務意氣勤勤懇懇師古曰懇懇至誠也音懇若望僕

司馬遷

不相師用師古曰望怨也而流俗人之言師古曰謂隨俗人之言而

流移其志僕非敢如是也雖罷駑亦嘗側聞長

者遺風矣師古曰罷讀曰疲。宋祁曰者字下當有之字顧自以為身殘

處穢動而見尤師古曰顧思念也尤過也欲益反損是以

抑鬱而無誰語師古曰無誰語者言無相知心之人誰可告語。宋氏校本云別本

注文無心字諺曰誰為為之孰令聽之師古曰言無知已者設欲

修名節立言行誰可為作之又令誰聽之上為音于偽反蓋鍾子期死伯牙終

身不復鼓琴師古曰伯牙鍾子期皆楚人也伯牙鼓琴子期聽之方鼓琴而志在泰山

子期曰魏乎若泰山既而志在流水子期又曰湯湯乎若流水及子期死伯牙破琴絕絃終身不復鼓琴以時人無足復為鼓琴耳

**何則士為知己用女為說已容**  
師古曰說讀曰悅。宋祁曰浙本容字下有也字

**若僕大質已虧缺雖**  
應劭曰由夷許由伯夷也師古曰隨隨侯珠也和

**材懷隨和行若由夷**  
璧氏

**終不可以為榮適足以發笑而自點耳**  
師古曰

**書辭宜荅**  
師古曰宜早荅

**會東從上來**  
服虔曰從武帝還也

**又迫賤事**  
孟康曰卑賤之事若煩務也晉灼曰賤事家之私事賤小者也師古曰謂所供職也

**相見日淺卒卒無須臾之間得竭指意**  
孟說

**是也**  
是也

**今少卿抱不測之罪**  
如淳曰平居時遷不肯報其書今有罪在獄故

**涉旬月迫季冬僕又**  
報往日書欲使其恕以度已也師古曰不測謂深也

**薄從上上雍**  
李奇曰薄迫也迫當從行也如淳曰遷時從上在鹵簿中也師古曰李說

**是恐卒然不可諱**  
師古曰卒讀曰猝不可諱謂安死也

**是僕終已**  
不得舒憤懣以曉左右

**請略陳固陋**  
師古曰謂任

**僕**  
師古曰謂中間久不報也。宋祁曰浙本不字上有父字

司馬遷

大...

...

...

...

...

聞之脩身者智之府也

師古曰府者所聚之處也

愛施者

仁之端也取予者義之符也

師古曰符信也

恥辱者

勇之決也立名者行之極也士有此五者

然後可以託於世列於君子之林矣

○宋祁曰

浙本列字上有而字

故禍莫憐於欲利

師古曰憐亦痛也音千敢反

悲

莫痛於傷心行莫醜於辱先而詬莫大於

宮刑

師古曰詬恥也音垢

刑餘之人無所比數非一也

也○宋祁曰越本無世字監本添所從來遠矣昔衛靈公與雍

司馬遷

渠載孔子適陳

應劭曰雍渠奄人也靈公近之

商鞅因景監

見趙良寒心

應劭曰景監秦嬖人也服虔曰趙良賢者

同子參乘爰

絲變色

蘇林曰趙談也與遷父同諱故曰同子

自古而恥之夫中

材之人事關於官豎

○宋祁曰浙本○事字下有有字

莫不傷

氣况忼慨之士乎

師古曰忼音口朗反

如今朝雖乏人

柰何令刀鋸之餘薦為天下豪雋哉僕賴先

人緒業得待罪輦轂下二十餘年矣

師古曰言

侍從天子之車輿

所以自惟

師古曰惟思也

上之不能納忠效

信

師古曰效致也

有奇策材力之譽自結明主次之

又不能拾遺補闕招賢進能顯巖穴之士

外之不能備行伍攻城野戰有斬將搴旗

之功

師古曰搴拔也拔取敵人之旗也搴音騫

下之不能累日積勞

取尊官厚祿以為宗族交遊光寵四者無

一遂苟合取容無所短長之效可見於此

矣鄉者僕亦嘗廁下大夫之列

韋昭曰周官太史位下大

夫也臣瓚曰漢太史令千石故比下大夫師古曰鄉讀曰嚮嚮曩昔時也

陪外廷末議

司馬遷

不以此時引維綱盡思慮今已虧形為埽

除之隸在闡茸之中

師古曰闡茸猥賤也闡下也茸細毛也言非豪楚也

闡吐合反茸人勇反

廼欲叩首信眉論列是非

師古曰叩讀曰仰信

讀曰伸列陳也

不亦輕朝廷羞當世之士邪

師古曰羞辱也

嗟乎如僕尚何言哉尚何言哉

宋祁曰越本尚何

言哉無複句余按太史公語多重複此自一體不可削也

且事本末未易明也

僕少負不羈之才長無鄉曲之譽

師古曰不羈言其材

質高遠不可羈繫也負者亦言無此事也

主上幸以先人之故使得

大司馬遷

卷之二十一

言

二

口

奉薄技出入周衛之中

服虔曰薄技薄材也師古曰周衛言宿衛周密

也僕以為戴盆何以望天

如淳曰頭戴盆則不得望天望天則不得

戴盆事不可兼施言已方有所造不暇修人事也師古曰言營職務耳木論造書也如說失之

故絕

賓客之知忘室家之業日夜思竭其不肖

之材力務壹心營職以求親媚於主上而

事乃有大謬不然者夫僕與李陵俱居門

下素非相善也趣舍異路

師古曰趣所嚮也舍所廢也

未嘗

銜盃酒接殷勤之歡然僕觀其為人自竒

司馬遷

士事親孝與士信臨財廉取予義分別有

讓恭儉下人

師古曰下音胡亞反

常思奮不顧身以徇

國家之急

師古曰徇從也營也

其素所畜積也

師古曰畜讀曰畜

僕以為有國士之風夫人臣出萬死不顧

一生之計赴公家之難斯已竒矣今舉事

壹不當而全軀保妻子之臣隨而媒孽其

短

臣瓚曰媒謂溝合會之孽謂為生其罪釁也師古曰媒如媒娉之媒孽如麴孽之孽也齊人謂麴餅為媒

也僕誠私心痛之且李陵提步卒不滿五千

深踐戎馬之地足歷王庭垂餌虎口橫挑

疆胡李奇曰挑音詵師古曰音徒了反印億萬之師師古曰印讀曰仰漢軍北

向匈奴南下北方地高攻云然劉與單于連戰十

餘日所殺過當師古曰率計戰士殺敵數多故云過當也虜救死扶

傷不給師古曰給猶供也旃裘之君長咸震怖廼悉

徵左右賢王舉引弓之民師古曰能引弓者皆發之一國

共攻而圍之轉鬪千里矢盡道窮救兵不

至士卒死傷如積然李陵一呼勞軍師古曰呼音火

司馬遷

故士無不起躬流涕沫血飲泣張空素冒白

刃北首爭死敵孟康曰沫音類李奇曰卷弩弓也師古曰沫古類字類洒面也言流血在

面如鹽類冒犯也首嚮也沫音呼內反字從午未之未

拳音丘權反又音眷冒音莫克反首音式救反讀者乃以拳擊之拳大謬矣拳則屈指不當言張陵未沒時

使有來報漢公卿王侯皆奉觴上壽後數

日陵敗書聞主上為之食不甘味聽朝不

怡大臣憂懼不知所出僕竊不自料其卑

賤師古曰料量也音聊見主上慘悽怛悼誠欲効其款



款之愚以為李陵素與士大夫絕甘分少

師古曰自絕甘而與衆人分之共同其少多也能得人之死力雖古

名將不過也身雖陷敗彼觀其意且欲得

其當而報漢師古曰欲於匈奴立功而歸以其當破敗之罪事已無可

柰何其所摧敗功亦足以暴於天下師古曰謂摧破

匈奴之兵也僕懷欲陳之而未由路適會召問即

以此指推言陵功師古曰指意也欲以廣主上之意

塞睚眦之辭未能盡明師古曰睚眦舉目眦也猶言顧瞻之頃也睚音

司馬遷

匡毗音才賜反明主不深曉以為僕沮貳師而為李

陵游說師古曰沮毀壞也音才汝反遂下於理拳拳之忠終

不能自列師古曰拳拳忠謹之兒劉向傳作捲捲字音義同耳列陳也因為誣

上卒從吏議師古曰卒終也家貧財賂不足以自贖

交遊莫救左右親近不為壹言身非木石

獨與法吏為伍深幽圜圍之中誰可告愬

者此正少卿所親見僕行事豈不然邪李

陵既生降隕其家聲孟康曰家世為將有名聲陵降而隕之也師古曰隕

墜也音頽而僕又茸以螻蟻室蘇林曰茸次也若人相俾次師古曰此說非也茸音

人勇反推也螻蟻室乃腐刑所居温密之室也謂推致螻蟻室之中也。劉奉世曰茸讀如蘭茸之茸重

為天下觀笑師古曰觀視之而笑也悲夫悲夫事未易

一二為俗人言也僕之先人非有剖符丹

書之功文史星歷近乎卜祝之間固主上

所戲弄倡優畜之流俗之所輕也假令僕

伏法受誅若九牛亡一毛與螻蟻蝻何異師古

曰螻蟻蝻也蝻蚍蜉也皆蟲之微小者螻音樓而世又不與能死節者比

司馬遷

師古曰與許也特以為智窮罪極不能自免

卒就死耳何也素所自樹立使然人固有

一死死有重於太山或輕於鴻毛用之所

趨異也師古曰趨讀曰趣趣嚮也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

身其次不辱理色其次不辱辭令其次詘

體受辱其次易服受辱其次關木索被箠

楚受辱師古曰箠杖也音止藥反其次髡髮金鐵受

辱師古曰嬰繞也髡音吐計反其次毀肌膚斷支體受辱最

下腐刑極矣

師古曰腐刑解在景紀

傳曰刑不上大夫

此言士節不可不厲也猛虎處深山百獸

震恐及其在穽檻之中搖尾而求食

師古曰穽掘地

以陷獸也音才性反

積威約之漸也故士有畫地為牢

執不入削木為吏議不對定計於鮮也

文穎

曰未遇刑自殺為鮮明也

今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膚受榜

箠

師古曰榜音彭

幽於圜牆之中

師古曰圜牆獄也周禮謂之圜土

當此

之時見獄吏則頭搶地

師古曰搶音千羊反

視徒隸則

司馬遷

心惕息

師古曰惕懼也息喘息也

何者積威約之執也及

已至此言不辱者所謂彊顏耳曷足貴乎

師古曰彊音其兩反

且西伯伯也拘牖里李斯相也具

五刑

師古曰說在刑法志

淮陰王也受械於陳

師古曰高祖偽遊雲

夢而信至陳上謁即見囚執械謂桎梏之

彭越張敖南鄉稱孤繫獄

具罪

師古曰或繫於獄或至大罪也鄉讀曰鄉向

絳侯誅諸呂權傾五

伯囚於請室

師古曰伯讀曰霸

魏其大將也衣赭關

三木

師古曰三木在頸及手足

季布為朱家鉗奴灌夫受

辱居室此人皆身至王侯將相聲聞於國  
及罪至罔加不能引決自財師古曰財與財同古通用字  
在塵埃之中古今一體安在其不辱也由  
此言之勇怯執也彊弱形也審矣曷足怪  
乎且人不能蚤自財繩墨之外已稍陵夷  
至於鞭箠之間廼欲引節斯不亦遠乎古  
人所以重施刑於大夫者殆為此也師古曰重難也  
○宋氏校本云折本古字下無人字夫人情莫不貪生惡死念親

司馬遷

戚顧妻子至於義理者不然師古曰言激

不顧念親戚妻子廼有不得已也今僕不幸蚤失二

親無兄弟之親獨身孤立少鄉視僕於妻

子何如哉且勇者不必死節怯夫慕義何

處不勉焉師古曰勇敢之人闇於分理未必能死名節怯懦之夫心知慕義則處處皆能勉勵

也○宋祁曰越勉作免非僕雖怯懦欲苟活師古曰而柔弱也音人阮反

亦頗識去就之分矣何至自湛溺累紕之

辱哉師古曰湛讀曰沈累音力追反且夫臧獲婢妾猶能引

決

應劭曰揚雄方言云海岱之間罵奴曰臧罵婢曰獲燕之北郊民而墮婢謂之臧女而婦奴謂之獲晉灼曰臧獲敗敵所被虜獲為奴隸者師占曰應說是也

况若僕之不得已乎

所以隱忍苟活函糞土之中而不辭者恨

私心有所不盡鄙沒世而文采不表於後

也古者富貴而名摩滅不可勝記唯俶儻

非常之人稱焉蓋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

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丘失

明厥有國語

宋祁曰左丘當作左丘明疑脫明字

孫子贛脚

司馬遷

兵法脩列

文穎曰孫子與龐涓學而為龐涓所斷足師古曰贛音頻忍反

不韋遷

蜀世傳呂覽

蘇林曰呂氏春秋篇名八覽六論

韓非囚秦說

難孤憤

師古曰說難孤憤韓子之篇名

詩三百篇大氏賢聖

發憤之所為作也

師古曰氏歸也音丁禮反

此人皆意有

所鬱結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來者

師古

曰今將來之人見已志也

及如左丘明無目

宋祁曰越本無明字

孫子

斷足終不可用退論書策以舒其憤思垂

空文以自見

師古曰見胡電反

僕竊不遜近自託於

無能之辭網羅天下放失舊聞考之行事  
稽其成敗師古曰稽計也興壞之理凡百二十篇亦  
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  
言草創未就適會此禍惜其不成是以就  
極刑而無愠色僕誠已著此書臧之名山  
傳之其人通邑大都師古曰其人謂能行其書者則僕償  
前辱之責雖萬被戮豈有悔哉然此可為  
智者道難為俗人言也且負下未易居上

司馬遷

流多謗議○宋祁曰上流上字景本越本並作下僕以口語遇遭

此禍重為鄉黨戮笑汙辱先人亦何面目  
復上父母之丘墓乎雖累百世垢彌甚耳  
是以腸一日而九回居則忽忽若有所亡  
出則不知所如往師古曰如亦往也每念斯恥汗未

嘗不發背露衣也身直為閨閣之臣寧得  
自引深藏於巖穴邪故且從俗浮湛與時  
俯仰師古曰湛讀曰沉以通其狂惑○宋祁曰以字校本添今少卿

廼教以推賢進士無廼與僕之私指謬乎

師古曰指意也今雖欲自彫琢師古曰琢刻也音篆曼辭以自解

如停曰曼美也師古曰曼音萬無益於俗不信祇取辱耳師古

曰祇適也要之死日然後是非廼定書不能盡

意故略陳固陋遷既死後其書稍出宣帝

時遷外孫平通侯楊惲祖述其書遂宣布

焉至王莽時求封遷後為史通子應劭曰以遷世為史

官通於古今也李奇曰史通國子爵也。宋祁曰越本無至字

司馬遷

贊曰自古書契之作而有史官其載籍博

矣至孔氏纂之師古曰纂與撰同上繼唐堯下訖秦

繆唐虞以前雖有遺文其語不經師古曰非經典所說

故言黃帝顓頊之事未可明也及孔子因

魯史記而作春秋而左丘明論輯其本事

以為之傳師古曰輯與集同。宋祁曰舊本以字上有是字又纂異同為

國語又有世本錄黃帝以來至春秋時帝

王公侯卿大夫祖世所出春秋之後七國

並爭

服虔曰閩東六國與秦七國。宋祁曰注文當云與秦為七國。

秦兼諸侯有

戰國策漢興伐秦定天下有楚漢春秋故

司馬遷據左氏國語采世本戰國策述楚

漢春秋接其後事訖于大漢其言秦漢詳

矣至於采經撫傳

師古曰撫拾也音之亦反

分散數家之

事甚多疏略或有抵牾

如淳曰牾讀曰迕相觸也音之亦反

相支拄不安也梧音梧。劉氏校本云虞世南的北堂書鈔引司馬遷贊抵梧如淳云于瓚以謂相抵觸也

亦

其涉獵者廣博貫穿經傳馳騁古今上下

數千載間斯以勤矣

宋祁曰以當作已

又其是非頗

繆於聖人

師古曰頗普我反

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

六經序遊俠則退處士而進姦雄述貨殖

則崇執利而羞賤貧此其所蔽也然自劉

向揚雄博極羣書皆稱遷有良史之材

宋

祁曰別本稱作以

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華質而不

俚

劉德曰俚鄙也如淳曰言雖質猶不如問里之鄙言也師古曰劉說是也俚音里

其文直

其事核

師古曰核堅實也

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



錄應劭曰言其錄事實烏呼以遷之博物洽聞而不能

以知自全既陷極刑幽而發憤書亦信矣

師古曰言其報任安書自陳已志信不謬。宋祁曰注文謬下有也字迹其所以自

傷悼小雅巷伯之倫師古曰巷伯奄官也遇讒而作詩列在小雅其詩曰

夫唯大雅既明且哲能保其身姜方菲方成是貝錦是也

難矣哉師古曰尹吉甫依烝民之詩以美宣王而論仲山甫之德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其詩列

於大雅故贊云然

司馬遷傳第三十二

